

十六岁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在“别处”存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然而长大以后我明白，那样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美] 朱莉安娜·伯格特——著 张孝耘——译

JULIANNA BAGGOTT

[首部曲]

THE PURE
TRILOGY

纯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纯净

THE PURE TRILOGY
[首部曲]

〔美〕朱莉安娜·伯格特——著 张孝耘——译

JULIANNA BAGGOT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净 / (美) 伯格特 (Baggott, J.) 著; 张孝耘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书名原文: Pure

ISBN 978-7-208-11539-2

I. ①纯… II. ①伯…②张…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1505 号

策划编辑 闫柳君

责任编辑 闫柳君

封扉设计 蔡南昇

版式设计 园里



世纪文景

纯净

[美] 朱莉安娜·伯格特 著

张孝耘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539-2/I·1163

定价 39.00元

目 录

	序幕	1
普雷西亚	柜子	5
帕特里奇	木乃伊	14
普雷西亚	拾荒	26
帕特里奇	铁盒子	39
普雷西亚	集会	44
帕特里奇	踢客	58
莉妲	杯子蛋糕	64
帕特里奇	刀子	67
普雷西亚	礼物	72
帕特里奇	三分四十二秒	78
普雷西亚	敲门	86
帕特里奇	蹄	94
莉妲	复康	98
普雷西亚	木鞋	103
帕特里奇	头颅	109
普雷西亚	灰眼珠	112
普雷西亚	风	124
队长	枪	147
帕特里奇	歌唱	156

普雷西亚	石棺	164
帕特里奇	嘴	174
莉妲	塑料片	179
普雷西亚	漂白水	185
帕特里奇	影子历史	192
普雷西亚	游戏	203
帕特里奇	笼子	219
莉妲	手指	223
帕特里奇	飞镖	227
普雷西亚	阿拉伯	242
普雷西亚	生蚝	250
队长	帽子	264
帕特里奇	慈母大人	272
普雷西亚	辐条	277
队长	冷藏室	282
帕特里奇	二十	286
普雷西亚	土地	288
普雷西亚	代价	295
普雷西亚	童话	307
普雷西亚	芯片	318
普雷西亚	东方	326
普雷西亚	活塞	332
莉妲	小蓝盒	338
帕特里奇	线	347
莉妲	开门	351

帕特里奇	胸腔	355
莉姐	它	361
普雷西亚	光	366
普雷西亚	蜂群	370
帕特里奇	脉冲	374
普雷西亚	隧道	380
帕特里奇	地下	385
普雷西亚	云	388
普雷西亚	刺青	394
帕特里奇	天鹅座	402
队长	地上	408
帕特里奇	吻	413
普雷西亚	血	417
帕特里奇	约定	424
普雷西亚	船	431
	尾声	448

序幕

大毁灭以后，天空总是传来低沉的嗡嗡声，大概一个礼拜了吧，记不清了。天际乌云环扣，浓浊的空气里飘满灰烬尘土，天空纠缠成一块，分辨不出飞过去的到底是飞机，还是哪种飞船，但我好像曾看到金属的腹底，低低掠过又倏忽拔起，模糊的光泽一闪即逝。我们也看不到琼宫了，如今山巅之上只有一团遥远昏暗的光点，像颗上上下下、盘旋不去但却疏离的星体。

嗡嗡声是空袭部队的声音，我们很好奇还会掉下来多少炸弹，而且，有必要吗？所有的东西都没了，都被炮火摧毁殆尽，一扫而空。黑雨在地上留下深色的水洼，有人喝了里头的水之后死了。我们的疤痕尚新，骨折肉绽，有些逃过一劫的人像死亡队伍般排成一行，蹒跚着踟蹰前行，希望找到一个幸存的处所。但我们放弃了，有气无力到连躲也不想躲，也许有些人指望那些嗡嗡声是救援部队的声音，我大概也是。

还站得起来的人勉强离开了瓦砾堆，但我没办法，因为右腿已齐膝断掉，当做拐杖的水管磨得我满手水泡。你，普雷西亚，那时才七岁，个子比一般七岁的孩子还小，而且手腕伤口未愈，脸上烧伤红灼灼，但

你是个机灵的孩子，很快地循声爬到碎石堆顶上好接近那庄严、凌空而来的声音。

就在那时，天空一阵汹涌翻腾，满天飞来一片一片没有身体的翅膀，滚滚飘扬。

一片一片的纸。

纸片落在你周围的地上，好像以前孩子们折了纸剪下来的雪花，总是大朵大朵贴在教室窗户上，只是眼前的这些雪花，穿过灰茫茫的空气和风，早已变成灰色。

你捡起了一张，其他人也跟着捡，直到地上的纸片都没了。你把纸递给我，上面写着：

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兄弟姐妹们。

有一天我们会从琼宫出来，

与你们平安会合。

而现在，我们会在远方守护着你们。



他们好像上帝，就像用仁慈的上帝之眼看着我们，我喃喃说着。不只我有这个念头，有的人面露敬畏，有的人激动愤慨，但我们都愣在那儿，茫然不知所以。他们会让我们走进琼宫吗？他们会拒我们于门外吗？

岁月逝去，他们终将忘了我们。

那些纸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珍贵，被用来买卖易物。但没有维持很久，因为那些痛苦太沉重。

我念完纸上的字后，把它折起来，然后跟你说：“我帮你收着，好吗？”

你一动也不动地点了点娃娃的头，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你张着大眼，冷淡而安静，面无表情的脸就像你的娃娃一样。那个娃娃已永远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了，每次娃娃眨眨眼，你也眨眨眼。

就像这样子很久了。

柜子 | 普雷西亚

普雷西亚躺在柜子里，等过两个星期她满十六岁后，这里就是她的卧铺了。她的肩膀被发黑的三夹板紧压着隐隐作痛，柜子里头空气沉闷，还有斑斑灰烬结在上面，但她得乖乖忍着熬过去，乖乖地、安安静静地躲在这里避过晚上巡逻的天启军团。

她用手肘顶开门，看到爷爷沉坐在后巷门边的椅子上，嵌在喉头的风扇轻轻地呼呼转着，他一吸气，塑料叶扇就跟着转，一呼气叶扇就往另一边回转。普雷西亚早习惯了，有时候会连着几个月对风扇视而不见，但在某一瞬间她又会突然注意到，就像现在，感觉眼下的生活离自己好遥远，任何事都让人吃惊。

“怎么样，你觉得睡在那儿可以吗？”爷爷问，“喜欢吗？”

她很讨厌那个柜子但又不想让爷爷难过，于是她说：“我觉得自己像装在盒里的梳子。”他们住在一家烧毁的理发店后的储藏室，地方很小，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张旧床垫，一张爷爷在睡，另一张是她原来的睡铺，另外还有一个手工做的鸟笼挂在天花板的钩子上。他们用储藏室的后门进出，门通往一条小巷子。在灭前时代，这柜子

摆着各种理发用品，像是一盒一盒的黑梳子、一罐罐刮胡泡、刮胡膏罐子、折叠整齐的毛巾、剪发时围在脖子上的白色罩衫，等等。她觉得自己八成会梦到被关在瓶子里的刮胡泡泡。

爷爷开始咳了起来，喉头上的扇叶狂转，他的脸涨成了深紫色，普雷西亚很快爬出柜子，快步走过去拍他的背，猛捶他的肋骨。因为爷爷这个咳嗽的毛病，现在店里不太有顾客上门了。爷爷在灭前时代是位殡仪师，现在成了肉裁缝，把修补死人的技术用在活人身上。她以前会帮忙爷爷用酒精清洁伤口，把工具排整齐，有时帮忙按住乱动的孩子，但现在大家觉得他有传染病，就不来了。

“你没事吧？”普雷西亚说。

他慢慢喘过气来，点点头说：“没事。”然后，从地上捡起砖头放在断腿伤口凝住的血块铁丝旁。这个砖头是他对付天启军团惟一的武器。“除了睡在小柜子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爷爷说，“慢慢就会习惯了。”

普雷西亚知道自己应该懂得感激。爷爷在几个月前就搭建好她的藏身之处，沿着理发店的后墙盖了这个柜子。理发店的屋顶被炸掉一大片，剩下的断垣残壁暴露在外，爷爷拆掉柜子的抽屉和架子，然后在后面装上像镶板的暗门。门通往理发店，必要时她可以推开板子从前头的大街逃走。但是逃去哪呢？爷爷带她去看一条旧的水渠，当天启军团来搜索时，可以躲在那儿。万一他们发现那个空柜子，爷爷就会告诉他人几个星期前就不见了，大概不会再回来，搞不好已经死了。他试图说服自己天启军团会相信，然后普雷西亚就可以回家，以后天启军团就再不会来找他们麻烦。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她认识的几个比她大的孩子逃走了，其中有个没下巴的男孩，然后是两个孩子说要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结婚，还有个男孩叫戈尔斯，和他妹妹方德拉也离开好几年了，方德拉是普雷西亚以前的好朋友。坊间传言有个地下组织会越过“化地”和“死地”把孩子从城里救出去。听说那两个地方可能也有幸存者，自成一个文明世界，但谁知道呢？这些都只是传闻，是用来安慰人的善意谎言，事实是那些孩子失踪了，而且再也没有人见到他们。

“我想我会习惯的，两个星期后我有的是时间。”她说。一旦过了十六岁，她就要待在后屋足不出户，并且睡在柜子里。爷爷要她一次又一次地发誓绝不会逃走，外面太危险了，爷爷跟她说，我的心承受不住。

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十六岁生日那天不去天启军团总部报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传言说，他们会趁你睡觉时来捉你，会趁你落单走过碎石地时来捉你，不论你给了谁多少好处，他们都会来捉你。当然爷爷根本也付不起任何东西给任何人。

如果你不自首就会被抓，这可不只是谣传，而是实情。也有传言说如果你像普雷西亚一样学过识字，他们会把你送到边地，让你忘了怎么认字。爷爷教过她读书写字，还给她看过纸片上的神谕：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人再提神谕了，纸片也被爷爷藏了起来。）听说他们会利用活靶子来教你如何杀人，如果你学不会杀人，或者身体因为大毁灭变形太严重，就会被拿来当活靶子，你也就玩完了。

琼宫里的孩子，十六岁时会做些什么呢？普雷西亚猜应该就像灭

前时期，会有蛋糕、包得很漂亮的礼物，还有纸扎的动物，吊起来让大家用棍子狠狠挥打，直到里面塞满的糖果掉一地。

“我可以去市场吗？家里的菜根快吃完了。”普雷西亚很会料理某些种类的菜根，这也是他们的主食，现在，她很想去透透气。

爷爷一脸担心地看着她。

“我的名字还没上榜呢。”普雷西亚安慰爷爷。天启军团搜集了大家的资料，把报到人名和生日整整齐齐排成两栏，做成正式名单，在城里各处张贴。大毁灭后没多久天启军团就出现了，刚开始是负责搜索和救援的组织，他们成立的医疗单位后来不了了之，但他们把爆炸后的幸存者和死者做成名单，然后组成一队小民兵来维持秩序。之后，原来的领导人被推翻了，天启救援团变成了天启革命军团，新的领袖施行恐怖统治，并且计划有一天要攻占琼宫。

天启军团规定所有的新生儿都要注册，不然父母就要受罚。他们也会到家里随机临检，因为现在人搬迁频繁，所以他们没办法追踪每户的去向，反正大毁灭后，也没有所谓“住址”这回事了，只剩下倒塌的路牌和消失的街名。在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之前，普雷西亚觉得一切都好像还不是真的，希望自己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也许他们已经忘了她，也许他们弄丢了一叠文件，而她的数据刚好在里面。

“况且，”普雷西亚说，“我们需要囤粮。”她确实得找到越多食物越好，因为之后就要由爷爷去市场了。她一向比较会跟人交换东西做生意，真担心一旦爷爷接手后会出什么状况。

“好吧，我替开普尼斯的儿子缝脖子，他还欠我们一笔。”他说。

“开普尼斯。”她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其实开普尼斯已经付清好一

阵子了，爷爷有时候只记得自己想要记得的事。她走到破掉的窗户边，窗台上摆了一排小动物，都是她用搜集来的小金属片、旧铜板、纽扣、铰链、齿轮做的发条玩具，有会跳的小鸡，会爬的毛毛虫，还有小嘴巴会咬人的乌龟等，她自己最喜欢蝴蝶。她一个人做了半打这种小玩具，它们的骨架是旧黑梳子上的齿梳来拼的，翅膀是用白罩衫剪下来的碎布缝的，上了发条后，蝴蝶的翅膀会上下拍动，但她从没能让蝴蝶飞起来过。

她拿起一只蝴蝶，上了发条，蝴蝶翅膀抖了抖，弹落一些灰，飞了起来。旋转的灰尘，看起来并不那么糟糕。事实上，这一缕透光的旋涡冉冉上升，很美。虽然她一点都不想看出其中的美，但她就是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她总会不经意发现美丽的瞬间，到处都是，甚至在丑陋中也有。像是乌云密布的天际，有时露出一片深蓝，或者地面的水汽在焦黑的玻璃上凝结成一颗颗的小水珠。

趁着爷爷正看着门外小巷，她悄悄把一只蝴蝶扔进袋子。已经没有人上门请爷爷缝补身体了，所以她一直在用这些小玩具来和别人换东西。

“你知道吗，还好我们有这个地方，现在又有逃生的路，”爷爷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很幸运，好在我提早去机场领行李处接你和你妈妈。要是我没听说路上塞车，或者我没有提早出门怎么办？你妈妈啊，她是这么漂亮，”他说，“这么年轻。”

“我知道，我知道。”普雷西亚说。她试着不要听起来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但这实在是老掉牙的话题了。爷爷老爱重复讲大毁灭那天的事，大概九年前，她才七岁，她爸爸刚好出差。他是个建筑师，有一

头浅色的头发，爷爷很喜欢讲，虽然爸爸有内八字，但是个很好的四分卫。美式足球，要在一大片草地上打，规则分明，球员都戴着头盔，裁判会吹哨子，然后把彩色手帕丢在草地上。“但是如果我根本不记得他，那么有个走路内八的四分卫爸爸，对我有什么意义？如果想不起来妈妈的样子，有个漂亮妈妈又有什么用？”

“不要这么说，”爷爷说，“你当然还记得他们！”她分不清爷爷告诉她的故事和自己的记忆有什么不同。爷爷一再跟她解释，机场有轮子的行李箱，很大的运送带，还有安全人员来回巡逻像训练有素的牧羊犬。但这是她的记忆吗？爷爷曾告诉她厚玻璃炸破时，妈妈首当其冲，当场死亡。这到底是回忆，还是想像呢？妈妈是日本人，所以普雷西亚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和一双杏眼，除了左眼周围有一块发亮的粉红色新月状烧伤外，她也有色泽均匀的皮肤。她浅浅的雀斑则遗传自爸爸。爷爷说他们家族是苏格兰混爱尔兰血统，但这些对她都没什么意义。日本、苏格兰、爱尔兰？他爸爸出差去过的城市，这世上的其他地方，举目所见都已全毁，什么都没了。日本、苏格兰、爱尔兰都已不复存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爷爷很肯定地说，“就是那个机场的名字，我们跟着其他幸存的人逃离，硬撑着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后，我们来到这个城市，虽然整座城摇摇欲坠，但因为离琼宫不远，所以还没全毁。我们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北边，巴尔的摩的西边。”又来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都只是一堆字母而已。

无从认识自己父母的感觉令普雷西亚难以忍受，如果无从认识他们，又从何认识自己？她有时感觉自己与世界分离，独自飘飘荡荡，

就好像旋转的灰烬里一颗发亮的小斑点。

“米老鼠，”爷爷问，“你不记得吗？”她不记得米老鼠，大概是爷爷最难接受的一件事，因为那年他们刚从迪士尼玩回来。“他有两只大耳朵，戴着白手套啊！”

她走向弗雷多的笼子。笼子是用旧脚踏车轮的钢条做的，笼底是一块薄金属片，还有一个可以上下滑动的小金属门，里面有个小架子，弗雷多就坐在上面。普雷西亚的手指穿过细细的铁条拍拍它精细的翅膀。弗雷多是只装了机械翅膀的蝉，自普雷西亚有记忆以来他们就有弗雷多了，它的翅膀虽然又老又锈，但有时候仍会拍动。弗雷多是普雷西亚惟一的宠物，她小时候帮它取名弗雷多是因为它在屋子里飞来飞去的时候，会发出怪声，听起来就像在说“弗雷多！弗雷多！”这些年来，她都用以理发师抹剪刀的油来保养弗雷多，让零件照常运作。“我记得弗雷多，”她说，“但不记得爱戴白手套的超级大老鼠。”她相信总有一天，她会为了让爷爷不再提这些事而跟爷爷说谎。

她记得大毁灭吗？很亮很亮的光，好像天上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太阳。她记得当时正抱着娃娃。她是不是长大了，不该再抱娃娃？娃娃的头连着肤色布的身体，还有橡胶胳膊和腿。大毁灭发生时，机场突然一阵强光，在世界爆炸、大地万物融化之前，亮光淹没了她的视野。有些生命从此纠缠在一起。而娃娃的头从此变成她的手。现在的普雷西亚，当然还记得那只娃娃的头，因为它已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她一动娃娃就喀啦啦地眨眼睛。娃娃有两排黑色尖锐的塑料眼睫毛，塑料嘴唇中央的小孔原本插着奶瓶，而她的拳头则成了这娃娃的橡胶头。